

白话本国史 三

吕思勉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民国首版学术经典

白话本国史 [三]

吕思勉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武進呂思勉著

自修
適用
白話本國史
三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武進呂思勉著

自修
適用
白話本國史
三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適用 自修
白話本國史

第三篇 近古史上

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古史的異點

從漢到唐，和從宋到清，其間的歷史，有一個大不相同之點。便是「從漢到唐，中國是征服異族的。從宋到清，中國是給異族征服的。」五胡雖然是異族，然而入居內地久了，其實只算得中國的編氓。他們除據有中國的土地外，都是別無根據地的。所以和中國割據的羣雄無異。到金元却不然。遼是自己有土地的，燕雲十六州，不過構成遼國的一部分。金朝雖然據有中國之半，然而當世宗章宗手裏，都很倦倦於女真舊俗，很注重於上京舊地的。元朝更不必說了。所以前此擾亂中國的，不過是「從塞外入居中國的蠻族」，乘著中國政治的腐敗，起來擾亂。這時候，却是以一個國家侵入的。就是「中國前此，不曾以一個國家的形式，和別一個國家相接觸而失敗，這時代却不然了。」從契丹割據燕雲十六州起，到元順帝退出中國的一年為止，其間凡四百二十四年。前九六六至前五四三。

明太祖起而恢復中原，二百七十五年。清朝人又入據之者，二百六十八年。從順治元年，即前二六八年起，到宣統三年止。所以這時代，中國有十分之七，在被征服的狀態之下。然而其初就是由幾個軍人內闕，把他去勾引進來的。

這時代，中國所以輾轉受累，始終不能強盛，也都是直接間接，受軍人的害。讀到下文，自然明白。軍閥和國家的關係，可謂大了。然而還有一班人，說立國於現在的世界，軍備是不能沒有的，因而頗懷疑於現在的軍人，不能全去。我却把什麼話同他說呢？立國於世界，軍備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須要曉得，軍備有種種的不同，若依然是「從今以前的軍人」，可說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莫說保護國家，國家本沒有外侮，有這班人，就引起來了；外侮本可以抵禦，有這班人，就無從抵禦了。這不是一時憤激之談，請看歷史。

第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滅亡

第一節 安史之亂

北宋為什麼不能抵禦遼金，馴致於給元朝滅掉？這個根是五代種下來的。五代時候，為什麼要去勾結異族，請他進來？這個根是唐朝種下來的。唐朝怎樣會種下這個根？是起於有天下者好大喜功的一念，和奢侈淫欲的行爲。專制政體和國家的關係，可謂大了。

唐玄宗時所設的十節度經略使，已見前篇第三章第三節。這諸鎮之中，西北兩面，以制馭突厥吐蕃奚契丹，兵力尤厚。唐初邊將，是「不久任」，「不兼統」的「蕃將」就有功勞，也做不到元帥。玄宗在位歲久，漸漸荒淫，始而寵武惠妃，繼而寵楊貴妃，委政於李林甫。林甫死後，劍南人楊釗，又竇緣楊貴妃的門路，冒充他哥哥，於是賜名國忠，繼李林甫爲宰相。玄宗始而銳意邊功，繼而荒淫無度，軍國大政，完全不在心上。邊將就有

以一人而兼統數鎮，十幾年不換的李林甫又妬功忌能，怕邊將功勞大的，要入爲宰相，就奏用胡人爲元帥。於是安祿山就以胡人而兼范陽平盧兩鎮節度使。這時候，奚契丹漸漸強起來了。參看第三章第二節安祿山時時同他打仗，又暗招奚契丹的人，補充自己的軍隊。於是范陽兵精，天下莫及。有反心久了，以玄宗待他厚，一時還猶豫未發。到楊國忠做了宰相，和安祿山不對，說他一定要反的。玄宗不聽。楊國忠就想激變安祿山，以「自實其言」。於是處處和安祿山作對。前一一五七年，祿山就反於范陽。

這時候，內地是毫無兵備的。玄宗聽得祿山反信，叫封常清河四節度，這時候遠在京師。到東京去，募兵抵禦他。這新招

來的「白徒」，如何和百練的精兵打仗，屢戰皆敗。不一月，河南河北皆陷。祿山就稱帝於東京。封常清逃到

潼關，和副元帥高仙芝共守。玄宗把他殺掉，代以哥舒翰。哥舒翰主堅守，楊國忠又催他出戰。前一一五六年

六月，戰於靈寶。如今河南的靈寶縣。大敗。潼關失守。玄宗出奔四川。當楊貴妃得寵的時候，還有他的姊姊秦國夫人哩，

韓國夫人哩。虢國夫人哩，都出入宮禁，驕奢淫佚，得了不得。後來楊國忠也是如此。軍民心上，久已怨恨得不

堪了。玄宗走到馬嵬驛，在如今陝西興平縣。軍變了，逼着玄宗，把楊國忠、楊貴妃都殺掉，然後起行。又有一班父老「遮道」，

勸玄宗留太子討賊。玄宗也聽了他。太子走到靈武，如今甘肅的靈武縣。即位，是爲肅宗。

當哥舒翰守住潼關的時候，平原太守顏真卿，常山太守顏杲卿，都起兵討賊。河北響應。賊將史思明，雖然

把常山打破，顏杲卿殺掉，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又連兵而出井陘，殺敗史思明。安祿山一方面，形勢頗爲吃緊，不意潼關破了，子儀、光弼都撤兵西上，顏真卿也逃到行在。於是形勢大變。幸而安祿山是個武人，所靠的只是兵強，此外別無大略。他手下的戰將，也是毫無謀略的。既入長安，縱情於子女玉帛，並不出兵追趕，所以玄宗得以入蜀。肅宗也安然走到靈武。前一一五五年，安祿山又給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掉。安慶緒不能駕馭諸將，賊將都不聽他的命令。於是賊勢驟衰。

肅宗卽位之後，郭子儀以兵至行在。前一一五五年二月，先平河東，以爲進取兩京的預備。九月，以廣平

王叡

代宗

爲天下兵馬，八元帥，并着回紇西域的兵，克復西京，旋進取東京。於是賊將皆降。賊將尹子奇，屢攻

睢陽，幸得張巡許遠堅守，後來雖然給子奇攻破，然而不久，東京就收復了。子奇爲人所殺，江淮得以保全。

賊將裏頭，最驍悍的，要算史思明。投降之後，唐朝仍以他爲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使副使烏承恩圖之，事洩，

思明殺掉承恩，再反。這時候，（一一五一）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方圍安慶緒於鄴，久而不克。史思明發兵來救，

官軍大敗。李光弼的兵，在諸將中，算最整齊的，只斷得河陽橋。河陽如今河南的孟縣思明入鄴，殺慶緒，旋發兵陷東京。一

五五一年，攻陷河陽及懷州。河南內縣朝廷大震。幸而思明也爲其子朝義所殺，賊勢又衰。前一一五〇年，肅

宗崩，代宗立。史朝義差人去騙回紇，說唐天子已死，國無主，速南取其府庫，金帛多着哩。回紇信了他，牟羽可

汗，自己帶兵南下，而走到路上，給唐朝人曉得了，趕快派蕃將僕固懷恩，鐵勒僕固部人前去游說他，勸他反助唐朝。

於是再派雍王李适德宗做天下兵馬大元帥，和回紇的兵，一同進取東京。史朝義走幽州，幽州已降，想逃奔奚契

丹，爲追兵所及，自縊而死。一場大亂，總算平定。

郭子儀、李光弼，是歷史上負頭等聲譽的人物。我說他的兵，實在沒有什麼用場。這個很容易見的。進取

西京的時候，官軍的總數，共有十五萬；回紇兵不過四千，然而爲什麼一定要有回紇兵，才能收復兩京？當

時官軍的兵力，並不薄弱，賊兵是久已腐敗了；而且安祿山死了，失了統御的人，何以十幾萬的官軍，竟不能力戰取勝，一定要借助於回紇兵呢？圍相州一役，沒有外國兵，就以六十萬的大兵，而殺得大敗虧輸。這時史思

明的兵，只有三萬。

相持幾年，畢竟又靠回紇的力，才把史朝義打平。這種軍隊，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說唐書上所載郭李的戰績，是全不可靠的。安史的亡，只是安史的自亡。不然，安史的一班降將，何以毫不能處置他，而只好養癰遺患呢？

第二節 唐中葉後的外患

唐朝因安史之亂所致的患害有兩種：一種是外國驟強，一種是藩鎮偏於內地。

突厥復興的時候，回紇度磧，南徙甘涼間，已見上篇第二章第六節。突厥亡後，回紇懷仁可汗，又北徙據其地。樹牙於都尉健山，大約在如今三音諾顏境內。懷仁的太子葉護，葉護是官名，不是人名。凡北狄的人名，有時是「名」，有時是「稱號」，有時是「官名」。有時「名」「號」「官名」等，混雜在一起。一一分別，不勝其煩，而且有許多分別不出的；所以概不加注。特於此發其凡。讀者只要不把他都認作人名就是了。

助中國收復兩京。原約克復西京之日，土地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城破之日，回紇欲如約。廣平王率衆拜於葉護馬前，請他破了東京再如約。回紇也勉強聽從。代宗時候，懷仁可汗已經死了，子移地健立，是爲牟羽可汗。葉護得罪而死，所以不曾立。聽了史朝義的話，自己帶兵南下，走到陝州，遇見了

僕固懷恩，總算是反而助唐。然而居然責雍王不「蹈舞」，把兵馬使藥子昂，行軍司馬韋少華杖殺。唐朝這時候，只得吞聲忍氣，無如之何。僕固懷恩，雖然是個蕃將，對於唐朝，却的確盡忠的。參看唐書懷恩傳。後來和河東節度

使辛雲京不協。唐朝却偏助雲京。於是懷恩造反；兵敗，逃入回紇。前一一四八年，引回紇吐蕃入寇。幸而懷恩道死，郭子儀單騎去見回紇，說和了他，與之共擊吐蕃，吐蕃遁去。唐朝和回紇的國交，總算沒有破裂。然而這時候，回紇驕甚，每年要貢馬數千匹，都是用不得的，却要賞賜他很多的金帛。回紇人留居長安的，驕縱不法，酗酒滋事，無所不爲，犯了法，給官抓去，便聚衆劫取，官也無如之何。後來牟羽可汗又要入寇，宰相賴莫賀諫，不聽。就弑之而自立，是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德宗在陝州，是吃過回紇的虧的，即位之後，心中還有些忿忿。然而這時候，中國的國力，實在不彀。宰相李泌，再三婉勸，於是與回紇言和。回紇從肅代以後，和中

國交通頻繁，多得中國的賞賜，漸漸的「濡染華風」，流於衰弱了。文宗時，年荒疫作，爲黠戛斯所攻，就是饒勒十部裏的

骨。唐書稱「其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則本來是白種。後來和饒勒混，所以又說「其種雜丁令。」其文字語言，與回鹘同。

其牙在青山，青山在劍河之西。案劍河就是謙河，見前篇第一章第四節。可汗匿馭特勒被

殺，餘衆走天德。軍名，在烏利特旗境。振武間，盜畜牧，爲唐軍所破，殘部五千，仰食於奚，仍爲黠戛斯所虜。於是漠南北無

復回紇。而其餘衆走西域的，蔚爲其地一大族，遂成現在回族分布的形勢。參看本篇第三章第一節

吐蕃却比回紇強，所以唐朝受吐蕃的害，也比回紇爲烈。安史亂時，諸將皆撤兵入援，於是吐蕃乘勢，盡

陷河西隴右之地。前一一四九年，吐蕃入寇，至便橋。在如今陝西咸陽縣境。代宗奔陝州，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弘爲帝。

旋以郭子儀多張疑兵以脅之，乃棄城而去。德宗初立，和吐蕃講和，約以涇隴諸州爲界。朱泚反時，吐蕃允助

兵討賊，約事定，畀以涇靈等四州。旋吐蕃軍中疫作，不戰而退。事平之後，却又邀賞。德宗只略酬以金帛，吐蕃

缺望，又舉兵爲寇。兵鋒直逼畿輔，諸將竟「不能得一俘」。穆宗時，其贊普達磨嗜酒好獵，凶復少恩，吐蕃國

勢漸衰。武宗時，贊普死，無子，妃琳氏的兄子嗣立，只三歲，琳氏共治其國。別將論恐熱不服，作亂。吐蕃的鄯州

節度使尙婢婢，又不服論恐熱，舉地來降。前一〇六三年，宣宗就恢復河湟之地。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等，復

以河西之地來歸。於是唐朝復有河西隴右之地。然河湟一帶，吐蕃人雜居的不少。河西也荒蕪已甚。到唐朝

末年，聲教隔絕。河西就復爲回鶻所據。隴右也入於蕃族之手。直到宋熙寧中才恢復。這是後話，且待以後再

講。

還有國不甚大，而爲害却很深的，便是南詔。唐書說他是哀牢夷之後，其實不然。哀牢夷，在如今雲南

保山一帶。後漢明帝時，始開其地爲永昌郡。後漢書說他「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又說他「穿鼻僭耳」，這

明是馬來人種。

古代所
謂專族

南詔則系出烏蠻。烏蠻是和白蠻分別之稱，亦謂之兩蠻。

以南北朝時，中國有蠻氏王其中，故烏蠻爲東蠻，白蠻爲西蠻。

其衆在金沙江大度河流域，就是現在的傈僳。

古代的濮族，參看第一篇第六章第五節和第六節，第二篇上第四章第四節。

唐時，其衆分爲六詔。

變語謂王曰詔。蒙

詔，在如今四川西昌縣。

越析詔，亦稱豐詔，在如今雲南麗江縣。

浪穹詔，在如今雲南洱源縣。

遷職詔，

玄宗時，南

詔的會長波邏閣，才合六詔爲一，徙治太和城。

如今雲南的太和縣

玄宗封爲雲南王。天寶間，劍南節度使 鮮于仲通失政，

南詔會長閣羅鳳，

波邏閣的兒子

北臣吐蕃，仲通討之，大敗。楊國忠調山東兵十萬討之，又大敗。於是南詔北陷嶺州，

西昌

兵鋒及清溪關，如今四川的清溪縣

西川大受其害。

然而南詔從歸服吐蕃之後，賦斂甚重；吐蕃每入寇，常用其兵

做先鋒；又奪其險要之地，築城置戍；南詔深以爲苦。當嶺州陷時，西瀘令鄭回，爲閣羅鳳所獲，叫他做孫兒子

異牟尋的師傅。德宗時，閣羅鳳死，異牟尋嗣位，以鄭回爲相。鄭回勸他歸唐。西川節度使 章梠，也遣使招他。於

是異牟尋再歸中國，和中國合力，擊破吐蕃。前一一一〇西川之患始解。文宗時，異牟尋的孫子勸利在位，

又舉兵爲寇攻成部，入其郭。勸利死後，子曾龍立。懿宗時，稱帝，國號大禮，屢攻嶺南，又陷安南都護府。在如今越南的東京
唐朝用高駢做安南都護，打敗他。南詔又改攻四川。唐朝又把高駢調到四川，把他打破。南詔才不敢爲寇。曾龍死後，南詔也衰，和中國就無甚交涉了。

西突厥別部，喚做處月。西突厥亡後，依北庭都護府以居。其地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如今新疆的巴黑坤湖之陰，有大

磧曰沙陀，因號爲沙陀突厥。河西既陷，安西北庭，朝貢路絕。肅代後，常假道於回紇。回紇因之，求助無厭。沙陀深以爲苦，於是密引吐蕃陷北庭。吐蕃徙沙陀於甘州。久之，回紇取涼州，吐蕃疑心沙陀和回紇交通，要徙其衆於河外。黃河之南沙陀大懼。前一一〇四年，其酋長朱邪盡忠。朱邪一今，就是處月的異譯。和其子執宜，悉衆三萬落歸唐。

蕃追之，且戰且走。盡忠戰死。執宜以餘衆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衆於鹽州，置陰山都督府，以執宜爲兵馬使。其後希朝移鎮河東，執宜舉部隨往。希朝更處其衆於神武川北的黃瓜堆。在如今山西山陰縣北簡其精銳，以爲沙陀軍。懿宗以後，屢次用他征討，就做了沙陀入據中原的根本了。

第三節 肅代到穆宗時候的藩鎮

安史敗後，其所署置的諸將皆來降。唐朝用姑息政策，仍舊把原有的地方，給他做節度使。於是

薛嵩據相衛。軍名昭義，治相州，如今河南的安陽縣。
薛嵩死後，弟勣立，爲田承嗣所并。

李寶臣據恆趙。軍名成德，治恆州，
如今直隸的正定縣。

田承嗣據魏博。軍名天雄，治魏州，
如今直隸的清豐縣。

李懷仙據范陽。軍名盧龍。懷仙爲兵馬使宋希彩所殺，希彩又給手下
人殺掉。推朱泚爲節度。朱泚入朝，以弟滔知留後。

李正己據淄青。軍名平登，治青州，
如今山東的益都縣。

各繕甲兵，擅賦稅，相約以土地傳子孫。而

山南東道梁崇義。治襄州，如今湖
北的襄陽縣。

淮西李希烈。治蔡州，如今河
南的汝南縣。

也和他們互通聲氣。

肅代兩世，是專取姑息政策的。德宗立，頗思振作。前一一三一年，李寶臣死，子維岳請襲，不許。維岳就和田承嗣的姪兒子悅，及李正己，連兵拒命。梁崇義也趁勢造反。德宗派河東節度使馬燧，神策兵馬使李晟，打破田悅。李希烈討平梁崇義。幽州朱滔，也發兵助官軍，攻破李維岳。維岳之將王武俊，殺維岳以降。事已指日

可定了。而朱滔、王武俊怨賞薄，反助田悅。李希烈也反於淮西。於是弄得兵連禍結。前一二九年，發潁

原軍治潁州，如今甘肅的潁川縣。討李希烈，打從京城過，兵士心上，以為必有厚賞，誰知一點沒有，而且吃局又壞，軍士大怒，

作亂。德宗出奔奉天。如今陝西的乾縣。亂軍奉朱泚為主，進攻奉天，幸得渾瑊力戰，河中節度治蒲州，如今山西的永濟縣。李懷光也舉

兵入援。朱泚方才解圍。德宗所用的宰相盧杞，是姦邪的，輿論都不以為然。懷光既解奉天之圍，就奏參盧

杞的罪惡。德宗不得已，把盧杞貶斥，然而心實不以為然。懷光一想，這件事做得冒昧了，也就索性造反，和朱

泚合兵。德宗不得已，再逃到梁州。如今陝西的南鄭縣。這時候，真是勢窮力盡了，於是用陸贄的計策，「下詔罪己」，赦了李

希烈、田悅、朱滔、李納。李正己的兒子。王武俊專討朱泚，總算把長安收復，河中也打平，然而山東的事情，就到底虎頭

蛇尾了。

德宗從奉天還京後，一味信任宦官，注意聚斂，山東的事情，自然無心再管。傳了個順宗，只做了一年皇帝，

就傳位於憲宗。參看第四節。憲宗即位後，倒居然暫時振作。先是田承嗣死後，傳位於姪兒子田悅，承嗣的兒子

田緒，殺而代之。傳位於兄弟季安。季安死後，兒子懷諫幼弱，軍中推裨將田季興為主，請命於朝。憲宗的宰相

李絳，勸憲宗因而授之，而且厚賜其軍。軍士都歡欣鼓舞。於是魏博一鎮，歸心朝廷。而淮西吳元濟，李希烈雖蒙朝廷赦罪，

旋為其手下的將陳仙奇所殺。希烈的愛將吳少誠，又殺掉陳仙奇，警報到報，朝廷弗能討。少誠死後，牙將吳少陽，殺掉他的兒子而自立。傳子元濟，不但不奉朝令，還要出兵寇掠。最為悖逆。平盧李師道，子師古

師古傳
弟師道。

成德王承宗，

王武俊傳子士眞
士眞傳子承宗。

都和他互相勾結。憲宗發兵討吳元濟，淮西兵既精，而境內又處處築有

柵壘，難攻易守。從前一〇九八年用兵，到前一〇九五年，還不能克。李師道屢次代元濟請赦，憲宗不許。師道就派奸細，焚毀河陰轉運院軍儲，刺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傷裴度的頭。裴度仍堅主用兵，而且請自往督師。這一年十月裏，唐鄧節度使李愬，用降將的計策，乘雪夜襲入蒲州，執吳元濟，送到京師，殺掉。明年，發諸道兵討平李師道。盧龍節度使劉總，本以弑父自立，朱滔死，軍中推劉怱爲留後。傳子濟，濟子總，弑而代之。心常不安。及是就棄官爲僧。王承宗死後，他的兄弟承元，也束身歸朝。肅代以後的藩鎮，到此居然削平了。

然而前一〇九二年，憲宗就死了。穆宗立，恣意聲色，不問政事。宰相蕭俛、段文昌，又以為天下已平，不復措意於三鎮。於是朱滔的孫子朱克融，乘機再據盧龍。成德將王庭湊，魏博將史憲誠，亦各據鎮以叛。朝廷發兵攻討，多觀望不進；糧餉又匱乏，就不得已罷兵。於是再失河北，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河北三鎮的平定，倒沒有滿三年。

穆宗後的河北三鎮

(盧新)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史元忠

陳行泰

張絳

張仲武

張直方

子何武

周繼

張

允伸

張公素

李茂勳

李可舉

李全忠

子

李匡威

子	全
---	---

李匡籌

，克用代以劉仁恭。

〔魏博〕

史憲誠

何進滔

何弘敬

進滔子

何全皋

弘敬子

韓允中

韓簡

允中子

樂彥楨

羅弘信

羅紹威

弘信子

〔成德〕

王庭湊

王元逵

庭湊子

王紹鼎

元逵子

王紹懿

紹鼎子

王景崇

紹懿兄子

王鎔

景崇子

張爲禮

〔歸義〕

第四節 宦官的專橫

唐朝亡於藩鎮，是人人都知道的。其實藩鎮之禍，還不如宦官之深。爲什麼呢？藩鎮之中，始終抗命的，其實只有河北三鎮。其餘諸鎮，雖也時有抗命的事情，然而從黃巢作亂以前，顯然拒命，始終不能削平的，其實沒有。不過外權太重，中央政府，陷於威權不振的狀態罷了。要是沒有爲之主，赫然發憤，原未嘗不可收拾。然而從中葉之後，也未嘗無有爲之主，而始終不能振作，則實由於宦官把持朝局之故。宦官所以能把持朝局，又由於他握有兵權之故。所以唐朝宦官之禍，是起於玄宗，而成於德宗的。

唐初的宦官，本沒有什麼權柄。玄宗才叫宦官楊思勳出平蠻亂，又信任高力士，和他議論政治。於是力士「勢傾朝野」。權相如李林甫、楊國忠，尚且交結他。至於太子亦「事之以兄」。然而高力士畢竟還是謹慎的。肅宗即位後，寵任李輔國。輔國因張良娣有寵，和他互相結託。後來張良娣立爲皇后，又和輔國相惡。肅宗病重了，張皇后要想除掉李輔國，輔國竟勒兵弑后。代宗即位，乃陽尊輔國爲尚父，而暗中遣人把他刺殺。代宗